

文学新观察

儿童文学加快走出去步伐

刘格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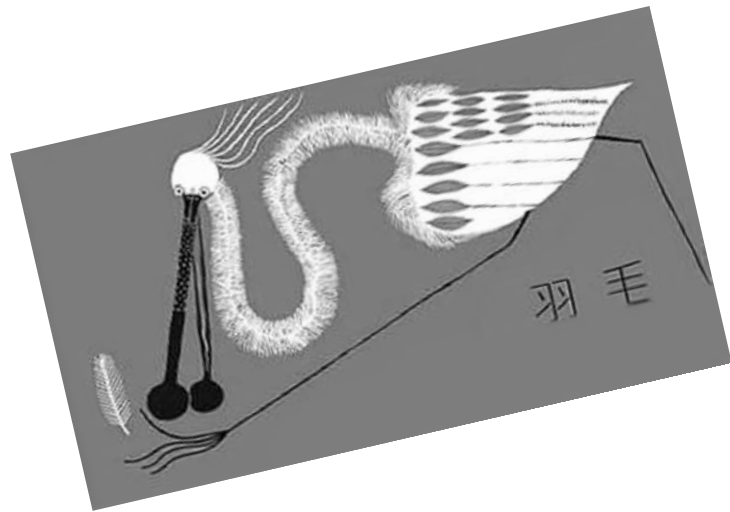
2015年的儿童文学海外出版迈出了坚实的两步，一是接力出版社创办埃及分社，成立儿童文学首个海外分社；二是浙江少儿出版社收购澳洲新前沿出版社，开并购之先河。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将这两件事称为“标志性事件”。“这个行为本身是具有前瞻性的行为。”李东华表示，“国外出版社更加了解当地读者的需求，更容易把适合当地读者的作品传递给他们。”

童书出海 “良港”配“巨轮”

“今年的儿童文学海外出版策略和行动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童书出版人很有远见。”李东华感叹道。自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来，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为新闻出版“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出版物版权输出持续增长，儿童文学输出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少儿读物类在2014年的图书出口累计出版807.08万册，占图书出口数量55.06%。

在儿童文学走出去这一事业发展的前10年，跨文化传播一直是摆在作家和出版人面前的一大问题。不地道的文字翻译可能会让一道美味的中文大餐变了味，即使不是难以下咽，也无法品尝出东方风情。经过10多年的摸索，逐渐固定下了国外的汉学家进行翻译、再由国内专家进行审阅的模式，因而故事性较强的儿童文学基本克服了这一跨文化传播的难题。另外，为了更好地将我国优秀儿童文学推向世界，我国的童书走出去也在创作层面不断寻求国际合作。曹文轩的《羽毛》绘本请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绘制插画，该画家还因此获得了安徒生奖插画师大奖。

《羽毛》的成功不仅是国际合作的成功，也展现了绘本作为一种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成功模式。这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近年来着力打造“好故事，一起讲”项目，进行了跨文化合作的多种尝试。这个项目还包括马来西亚插画家约瑟夫·卡迦与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白冰合作的《怎样教大象跳舞》，比利时儿童文学作家瓦力·德·邓肯与我国画家徐开云创作的《比利的工厂》等等。目前，中国有很多家出版社都涉足原创绘本的出版，也因精心打磨而在“走出去”中受到了格外的青睐。

提高水准也要提升自信

一步步跨过海外出版策略以及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儿童文学走出去仍然不是一片坦途。近年来学界与业界探讨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水平的论争。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发展底蕴普遍不足。李东华曾在点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本土儿童文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简单”，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够丰饶。而中国孩子阅读的最大问题也在于喜欢“简单”。但是李东华也表示中国儿童文学短篇是完全可以达到世界级水准的。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曹文轩则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有相当高的水准，我们把自己看得太低了，

把人家看得太高了。现在，我们就这样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走到世界最中心的位置，告诉世界，中国的儿童文学是如此有品质的文学，一点也不比你们差的。的确，中国儿童文学在海外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在英国受到了热情洋溢的读者评价：“故事动人而深刻，翻译也很美。”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更是让英国网友发出了“恨不相逢少年时”的感叹。

关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存在一个刻板印象，即少儿读物的目标读者是少年儿童，因而比成年人更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多元文化。然而，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比成人文学更难走进国外读者的内心。对此，儿童文学作家周锐曾表示，儿童文学的门槛比成人文学要高，因此立志为孩子写作的作家更需要永不枯竭的想象力。如今儿童文学的海外出版多为推介曹文轩、沈石溪、杨红樱等名家，出版人在挖掘新作家方面仍大有可为。

自“五四”运动提出儿童文学的概念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不足百年，而且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渐入佳境。而国内生机勃勃的“黄金时代”在国际

上很可能仍然只是一张薄薄的金箔，缺乏深厚的积淀和数量丰厚的传世之作。儿童文学作家汪晓军曾表示，我国童书出版的数量巨大，但是文化表现力不足，很难产生有益的影响。真正有文化品位、有思想内涵的童书，仍属凤毛麟角。缺乏优秀产品支撑，走出去的劲道也就不足了。

以上有关中国儿童文学质量问题的探讨，反映出的其实是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对于我国儿童文学的一种“望子成龙”的心态，既寄予厚望又缺乏自信。李东华讲述了一次会上汉学家艾瑞克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精妙比喻：“中国文学走出去总是抱有一种很焦虑的心态，就好像走出去了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舞台。可是实际没有一个世界舞台，也不会会有一个全世界人民瞩目的时刻。文学界不是一个露天的舞台，而更像是一个唱卡拉OK的地方，里面大大小小的包间每一个都是一个文学圈。我们走出去不是登台亮相，所谓的国际知名度或国际影响，要在各个包间串门的过程中慢慢提升。”

李东华对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总体前景表示乐观。她说，随着创作水准的提升，我们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但是心态上不能急，推广是一个急不得的过程。

险怪浑成的茶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赏析

周笃文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巖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茶的开发，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早在儒家经典《尔雅》中就提到“檉，苦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可见其历史之久远。但是茶的兴旺，是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与卢仝的《茶歌》可称茶史上的双璧。陆羽的《茶经》全面论述了茶叶的起源、生产、饮用方面的知识，开茶道的先河。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这首茶歌，则以歌行体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茶的采摘、制作、饮用以及有关精神层面的问题。开启了人们以茶遣兴、以茶交友、以茶明志和品茶悟道的富有情趣的文化范畴。这首诗便成了脍炙人口的绝唱。

卢仝（795—385），是初唐四杰卢照邻的嫡系子孙。他天才卓越，持身高洁，驰誉四方。朝廷两以谏官相招，辞不赴。全自号玉川子，后以“甘露之变”为宦官诛杀。卢仝是韩孟诗派中坚，其诗造字用语，务追奇险，力破余地，有戛然独造，浑成险怪之特点。

此诗起首两句，十分率性：日高丈五尚在高睡，被打门的军差从梦中惊醒。上句七字，五仄二平；下句七字，五平二仄。是典型的拗体。词意声情，都打破了传统的表现手法，以重拙之笔出之。正是韩愈所追求的“盘空出硬语，妥帖力排奭”的风格。前六句写孟谏议大夫派军差送来月形茶饼300个，充满感谢和欢喜之情。“密封”“加印”见出孟谏议之重视；“开缄”“手阅”见出作者之珍惜。细节描写，字字含情如此。

下面14句写采摘焙制、冲泡之状况，格外精彩。春风吹醒了冬眠的蛰虫，该是入山采茶的时候了。“阳羨”即江苏宜兴。陆羽认为阳羨茶“其香冠世，推为上品”。到时候皇帝要特派官监制。“百草不敢先开花”，写皇权的威风。“仁风”二句写茶之美妙，可谓尽态极妍了。“碧云引风”形容茶气薰蒸，“白花浮光”写汤色之美，都是妙造毫巅的极笔。

接着写品茶之况味，为一篇重点：一碗润喉；二碗解闷；三碗下肚后，竟引发出满腹书卷学问之奇想来了；四碗喝出轻汗，不平的牢骚，随汗散尽；五碗身轻体泰；六碗灵骨珊珊，飘然若仙。七碗喝罢，不得了啦，两腋习习清风生，要飞到蓬莱山去了。要向主管下土的神仙申请，请他们体恤遭受风雨折磨的生灵的困苦，并要代替孟谏议为苍生请命，让他们稍得安生些。这首诗最后归结到改善劳苦大众生活的主题上来。立论正大，所见宏远，已超出了吟风论月的范畴。

作为卢仝风格的代表，此诗大得声称，影响深远。在当时，这类韩派诗作，是医治平弱纤巧的大历新风的一剂良药。对推动诗歌的新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诗词赏鉴



□散文

乡间的竹笛

王太广

一天，我在家整理旧物时，从书柜里翻出了久违的那根竹笛，擦拭干净，贴上笛膜后，把珍藏多年的心韵重新放到我的唇边，轻轻一吹，便飞溅出悦耳的音符。虽然指法有些生硬，吹气不大自如，但笛子的音色仍很圆润、明快。那穿越时空的笛声，把我的思绪顿时带回了青少年时代。

“文革”中，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能给我们带来娱乐的就是竹笛。俺庄的李道义中学毕业后回村务农，每到夜晚，他总是到庄南边的河沿上吹竹笛子。他所吹歌曲大多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一个兵》《公社是棵常青藤》。小孩子一听见笛子声，就循声而去，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皓月当空，繁星点点，他那悦耳动听的笛音伴着凉爽的河风，和着潺潺的流水以及水中浪游的鱼儿觅食声，一道滋润着我们的肺腑，那悠扬的笛声，清脆的吐音，流畅的花舌，委婉的滑音，使我们听得入迷，不肯离去，总是在大人喊叫自己的名字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在笛声中进入梦乡。

那时候，每到上课前、下课后，我们总能听到不少教室里传出阵阵笛子声。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期间，我路过最东头的初二班时，里面传出明快、悦耳的竹笛声，我悄悄地站在门口往里看，王春田同学正站在讲台上用笛子吹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欢快的旋律，激昂的曲调，振奋人心，就像灿烂的阳光下一辆辆跃动的马车在运粮；他接着吹的是《牧民新歌》。他吹这首曲子时，好像牧民们正纵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脸上洋溢着幸福喜悦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听着这清脆优雅、甜美激昂的笛声，浑身热血沸腾。我还注意观察到王春田那骨节分明、灵活熟练的手指，在笛管上不停地跳动。声音忽高忽低，节奏时



缓时急。当吹到高潮处，王春田就摇头晃脑，左脚情不自禁地迈开一小步，跟着旋律打拍子。凡是路过和听到笛声的同学都不由自主地涌向这个教室。教室的前、后门口和几个窗台上几乎都有同学观看、聆听和赞叹。

我也喜爱上吹笛子了。虽然家里很穷，但父亲还是给了我5毛钱，我与小伙伴王玉喜一起到驻马店镇的中山街拐角楼，花四毛九分钱，买了一把紫色的小竹笛。虽然拥有了竹笛，但我不会吹，只好找李道义请教。他先后给我介绍了竹笛每个孔的性能、作用和如何贴笛膜。他从简谱开始教我，让我嘴唇自然闭合，双手捧着笛子两端，左手握笛头，右手握笛尾，将吹孔置于嘴唇下沿，对准吹孔吹气。吹气时，只让出小空隙，两颊肌肉要用劲，这样才能吹出纯净的声音。他还介绍了花舌、单吐、双吐等技法，我一听听不懂，只好慢慢地揣摩，逐步地练习。从此，我对竹笛爱不释手，笨拙的笛声开始与我相伴。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我边走边吹；在学校上下课的间隙也吹；课外活动时，我跑到学校操场北边的树林里吹；到了夜晚，我独自坐在门前的小河边，如痴如醉地吹。我从吹《东方红》开始，到《北京的金山上》，还有《地道战》《上甘岭》《英雄儿女》《卖花姑娘》《闪闪的红星》等电影插曲。从初中到高中，再到水屯公社机关，竹笛始终与我相伴，以此抒发情感，自娱自乐。我的青春岁月就是通过这小小的竹笛化作了激越飞扬的音符，化作了心情的调解器，化作了工作的精神动力。

后来，由于工作忙，我再也没有吹过竹笛了。如今，当我看到这熟悉的竹笛时，那扬鞭催马、渔歌问答的优美旋律，那曾经飘荡在乡间清脆的竹笛声，顿时萦绕于耳，令我回味，令我欣喜！

登鹤雀楼造访王之涣

王幅明

消失了700多年的鹤雀楼，又奇迹般地出现在黄河东岸。

王之涣，你可知道，多少人默念着你的诗句，在心灵的楼梯上攀登？

失而复得的雄伟建筑，是诗人最好的纪念碑。

让人惊喜万分，在楼阁的第六层，竟然与1000多岁的大诗人不期而遇。

依旧风流倜傥，一手拿笔，一手拿纸，抬头观视远方，成诗在胸。

极目远眺，看到了浩瀚无垠的时空之海。也有了新的感悟：欲穷天下事，更上一层楼！

□散文

黄山松赞

卫建民

从黄山归来，带回一件当地的旅游纪念品：芜湖铁画《迎客松》。尺幅之间，钢筋铁骨的黄山松挺立在素白的底板上，像一幅国画。

是的。黄山松的身姿，是国色国魂，是“咱们的中国”！

少年时，我读报纸，几乎天天看到黄山的迎客松，那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宾的新闻照片；主客身后，就是巨幅迎客松屏风。松树挺拔秀雅，像伸出长长的手臂迎客的那一枝侧影；周总理身着中山装，端起右臂，目光炯炯有神的身姿，从小就烙印在心里。到北京工作后，我曾多次赴人民大会堂开会，参加公务活动，亲眼见这座伟大的建筑的富丽堂皇。但是，只有亲眼迎客松，亲身站在曾留下一个伟大气息的屏风中，我才圆了自己的少年梦。

以后，我从电影、电视、摄影图册，看过不少介绍黄山风光的场景。曙光亭日、梦笔生花、石猴观海……都是著名的景点。不过，姿态独特，世上绝无仅有的黄山松，总是黄山的焦点和核心。峰峦层叠，日出东方，光明涌照山崖，仿佛都是在这个中心点展开，让灵秀的松树露出真容。黄山松，是黄山的心，黄山的魂。

在描绘黄山的画作中，刘海粟的画气势磅礴，着意表现的是“力”。这位开一代画风的巨匠，一生数十次登黄山，对这座东南名山情有独钟，想必是在名山吸取了巨大的宇宙能量。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过许多黄山风景，满纸只能见黄山的“秀润”，他的身心被黄山征服，画作反显得柔弱。我亲眼看过前辈董寿平画黄山，画作完成，挂在墙上，我仔细欣赏，看到烟岚迷蒙的画幅，若隐若现的黄山松，我没来由地说：“董老，您画的像是月光下的黄山。”董老愕然，后退缓坐在沙发上，喃喃自语：“这倒是……”董老以画松竹梅、黄山风景名世。我也见过他的国礼黄山松，拔地有声，鳞甲苍古，意态盎然；但有关黄山、黄山松的话题，我和老画师没有展开，因为黄山的魅力是永恒的；山在那里，等待人去发现。

8年前，在合肥，我坐上去黄山的晚班飞机，只半小时就到山脚下，住在桃园宾馆，晚饭点了一盘石耳石鸡；醉眼朦胧里，看到的是月光穿透的黄山松，耳畔是松涛声声。第二天早晨，我坐缆车到白鹤岭，决定在山顶住一晚，饱览满山的松树。

独步山径，经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命名的黄山松，来到始信峰下，想走近几株姿态独秀的松树，不料峰下有告示：“始信峰封闭轮休。”看了告示，我心中欢喜：松树是有生命、有尊严的呀！众多的游客走近她，吐故纳新，呼吸交感，肯定会影响她的自然生长。这个峰下的小告示，是今日黄山管理水平的标志，也给游客上了一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课。黄山松，在法制、文明的社会里，享有休息的权利。

在植物学上，黄山松是个独立树种。只有在黄山这个独特的地质地理、气候环境下，才形成她卓尔不群的高贵。那天，我坐在始信峰下的石级上，闻到浓郁的松脂香，看到与天相接的树冠，火红的流云，想到了生命的顽强和神奇。渗透到空气里的松香，是生命能量的释放啊！

始信峰的峰体，是由距今125百万年的早白垩纪时代形成的中细粒斑状花岗岩所组成，是宇宙洪荒的遗存。花岗岩，在汉语里，是“顽固坚强”的代名词。在黄山，岩石却成了松树生长的土壤。坚硬的岩石，抵抗一切生命的侵入；只有黄山松根部分泌出的有机酸，才能溶解顽固不化的花岗岩，并从花岗岩吸取含钾养分和水分。松根呼吸释放出的二氧化碳，遇水化合生成碳酸，与有机酸联手侵蚀花岗岩。在海拔1683米的高峰上，在亿万年前形成的花岗岩内部，黄山松的根须，正日日夜夜、岁岁年年地在缓慢前进，扎根在坚硬的岩石上！

诗人艾青在《古松》里唱道：“你和这山岩一同呼吸一同生存。”

扎根在岩石上的黄山松，在轮休期间，以她特异的生命史，给我上了一课。先前，我只从艺术上看到松树的“美”，不了解她的“真”，她在高峰岩石里的繁密根须，她使松树挺立的生命细胞。只有战胜困难，站牢脚跟，才能抵御头顶的风暴雷电啊！一个人，以黄山松为师，有什么艰难险阻能阻挡他永远地往前走呢？当时，暮色山风里，只我一人抱腿独坐在始信峰下，孤零零地，一个闻道者，亲证亲信，认识到了松树的“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为黄山松唱赞歌。

